

西伯利亚的戍



西伯利亞的戍地

R. Markovits 著

林 疑 今 譯

神 州 國 光 社 出 版

1 9 3 0

1 9 3 0. 1 0. 1 初 版



每 冊 實 價 一 元 四 角

西伯利亞的戍地

送給這此油任何一個
人，但是確次要它的
“知音”

其有這
首首

夏天安息日的下午，迷人的溫柔擁抱着全城市。

整六天裏，工廠的長烟囱吐着黑烟，昏暗的布條罩着全城。可是陰暗的反射光線已跟着氣笛最後的哀叫消滅了。

早晨落了一陣暖夏的驟雨洗薄了烟幕，接着一陣有力的微風將這些烟幕趕開吹散。

遙遠農田的香味淹留在空氣中，天空像一把藍色的大雨傘在克斯拔斯特的上面撐開。

南儀·若安諾斯街上有個窗子開着。窗子是病人打開

的，現在他望出窗來，街上的快樂在他枯黃的面上抖動着。

“我以爲我復原了，”他有點憂慮地說。

在他簡單的說話中有一種恐怖，他再爬上床，被混雜的情感所窘迫。

他的病中事事都停頓，事事都遲鈍，要事都灰黯起來。現在他一復原，責任的感覺慢慢地在他心內醒了起來。

直到現在，他的唯一的責任是復原。但是在他的病中，憂慮已經佔去大部份了。小隙裂成深洞。清鮮的井水混濁起來。他又不能怎樣做。他以爲事事都像從前一樣——事事都逃避着他。

他從一個僻陋的小鎮跑到首都來，爲要用他的文憑去換麵包。他暫時住在工場的附近，因爲他想到這裏的生活程度低點，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等機會。他希望會攫奪到一種上流人的職業。

但是他的喉痛擊他倒下床來。好幾星期中一吞東西喉嚨就痛。他勉強他的復原會快點，終於到了這樣地一個歡忭，美麗的夏天下午。

突然，歡樂再讓還給他，他的病好像只是些渣滓餘滴。突然在愁苦的年海中有了一塊藍色的海島。幾星期前，他的周圍的眼睛對他映射着憂慮與希望。現在他合攏眼睛，回憶起

那一次可愛的辰光，那是幾星期前的一幕景色，他底妻子，柔澤的髮上灑滿着蘋果花瓣，唇上跳舞着歡笑，將身投在他的床上，被歡快淹沒得口吃着。

“——咱們的小寶貝搖樹——那株小蘋果樹——我站在樹邊，——所有的花瓣都落在我的身上——咱們的小寶貝搖樹——”

他閉攏眼睛。他看見可愛的柔澤的髮髮愉快的抖動，她底唇上的笑紋，她底眼睛裏青春的明媚。他憶起兒子的小手在他發熱的額上的輕撫。

現在他的病，他的青年時代都離開了。青年時代和疾病都趕離開他，那個藍色的海島亦在遙遠的地方消逝了。

明天亦是可能的——真的，明天亦是很可能的——他可以享得同樣的柔情，再可很愉快地聽到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的喃語。青春的純潔會仍舊在眼睛裏徘徊——但是眼睛裏一定亦有責備吧。他很激怒地等着下面這個穿心的問題：

“將要發生的？”

他在某處讀到或是聽見人家說黴菌在一種聽不見的速度之下繁生着。好像有一隻‘責任的黴菌’鑽入他的血中，現在那些小黴菌在一驚人速度之下增加着，在他血管中展佈出一種可怕的熱度。這種黴菌在他身內產生，整羣地在他

的血中賽跑，這種猝症傳染病菌到他的指頭，他的身背有這種的感覺，它癢撓他的手掌，麻痺他的腳膝。

它已在他的床上，躲在枕頭裏。它爬上牆壁，佔住那些畫在紙上的小花。

面盆架上的鏡子呼吸着責備，空氣凝結起來，他幾乎不能吸氣——

“你睡過沒有？”他底妻子問。

“沒有，我沒有——自然嘍，我沒有，”他興奮地回答。

慢吞吞的談話開始了。

妻子將手放在他的前額上。

他覺得自己將要亂說話出來：

“你必須想到——我的生病已經有點太久了！”

他仰壓住這句話，但是他說出來的時候他的聲調還帶着惡意：

“這是我當復原的時候了。”

妻子嘆了一口氣。

“我底天哪——這不是由我們主意的——”

他被煩擾，黴菌癢撓，激怒，激動他。現在他再被一種新的熱度，新的疾病所抓住。這種的疾病更頑驚，更利害，更痛苦，惡恨。她不應該這樣說呀。“安靜點，乖乖。別憂慮——”

自然嘍，她應該說：“別憂慮。”

“我希望明天會復原。”

他羞澀地等着她的回答。

他還希望着她的回答。他聳起耳朵，渴望地等着：“別憂慮！”但是答語並不來。連別種的回答都沒有。殘忍的沉默淹沒着全房間，一顆化膿的疔瘡將要爆裂了。他激怒地說：

“我想明天我一復原，我就進城去——”

他希望會得到慫恿的爭辯：“不，乖乖，你不可以這樣做。一定不可以去呀。明天你不可以去。”

“你想我明天會復原能彀進城去嗎？”

“這是可能的，親愛的，我不曉得。”

這些話使他大怒。新的疾病和黴菌苦楚他。牠們推趕他進前：“責任……”

牠們嚙咬着他的肌肉：

“好，不錯——現在你可以去了。你健康了。去呀！坐在你的單板船裏下海去。展開你的‘文憑帆’去駕御風浪，去抵擋迅雷疾雨的暴風潮。去——去跟人類的大洋交戰。去——去征得新的地方。但是，先抵岸——”

街上喧鬧的談話聲泛濫進來，像是男女們在安息日的日光下曬太陽，很激動地嚷來喊去。

“什麼事。”

妻子走到窗邊。她站在那裏的時候，她底迷人的美麗的黑像和窗子相配合，她舉手到眼睛邊去——上面妻子這些美點打動他底心。

“我多麼殘酷呀——”他想着。

他什麼都忘記了。

“什麼事，親愛的，什麼事呀？”他被好奇心所激動地問着。

“沒什麼重要的事。吉卜賽人帶着他們的‘凡娥林’剛回來。他們說他們未得允許可以奏樂。他們訴說他們今天不再賺錢了。很明顯的，他們是因為打了架，不可以奏樂。”

“問問他們。”

“沒有用處，他們會對你撒謊。他們說皇子被暗殺——這就是他們不可以奏樂的緣故——”

“你說什麼——皇子被暗殺嗎？他在那裏被刺？”

“噢，那只是話是這樣說吧。因為他們沒帶錢回家，怕他們的老婆的緣故所以這樣說。”

但是吉卜賽人已很激動地在南儀·若安諾斯街上聚集了。他們嚷着，申辯着，咒罵着，訴說着。這條街是克斯拔斯特的吉卜賽巷，人羣愈聚愈多了。更多樂工從城裏回來。他

在床上看得見一兩枝低音四絃琴的琴頭，他聽得見深沉，響亮的聲音：

“得，這是因為表示哀悼的緣故。他們說我們一星期不可以奏樂。”

他吞一吞，覺得喉嚨并沒痛苦。他很奇怪。好像痛苦已被一種怵快着的血精所消滅。病久臥床的疲倦在他心內大聲呼喚出來。

“將我的衣服給我，親愛的。”

“你不可以起來。我底天哪，你還不可以起來哩！”

他用一種堅決冷淡的聲音反覆說道：

“我要入城去。讓我穿衣服。”

二

他很注意地聽着電車裏人們的談話。工人，勞動者，圍圍腰的婦人，裁縫幫手，學徒，女帽裁縫，女工，女服裁縫。鐵路工。

“外衣要有低領，裙要摺襠。查理叔叔給我一碼狹絲帶，但是我怕不夠——”

“他不是後衛！我對你說，他不是一個後衛呀！哼，就是

因爲這個人不曉得怎樣踢足球，他的兩腳都是左脚——”

“我吩咐園丁別勉強去弄牠。我曉得是弄牠不來的。我還很記得，它在第一年並不長大。他說我應該讓他去處理，他曾在斯亞巴特加試做過。那末我就讓他去幹，自然嘍，一點效果都沒有。”

“得，鬼肯相信呀！我二月買彩票，我不過是玩玩而已。那隻馬前年去年都跑第一。我想這隻馬亦許會再贏。我問賣彩票的人，跑馬的大勢怎樣。他說：十五對一。我投一投機。我永遠想不到這隻馬會再勝；現在我得到一百五十元了。鬼肯相信——超出三倍呀！”

他很失望。沒有一個人談到那樁重要的大事。

但是——爲什麼這是一樁重要的大事呢？無論如何，他從這事可希望到什麼呢？他希望要得到什麼？難道他以爲只爲着皇子的被暗刺，他就即刻得到職業嗎？

他記起：有一次他買了一張跑馬票，他看着報子上得勝的號碼，找出他那隻馬並不勝。他將那些得勝的號碼再看一遍——手裏拿着票子——仍舊找不到。他的眼睛忽然被一段動人的地震描寫所吸去，他動手去讀。他讀到居民恐懼的逃亡，軍隊的勇敢，崩壞的大寺堂，出軌的火車，這件事實驚動他，彩票完全忘記了。彩票與地震一比起來，簡直是鳥糞。

他以後真的亦沒想到，他沒得到彩金，却得到一次地震——他從來不想到他受欺騙。

“我需要一個職業，我需要麵包——但是我的頭却充滿着皇太子。”

“號外！號外呀！”

他全身戰慄。他買到一張，動手很貪婪地讀起來。不錯，吉卜賽人所說的是實在的。報紙號外每張單頁上都說到這次的被刺，很顯明的，事情剛剛幾點鐘前發生，但是長長縱列的字却早已排好。街上人喊買着報子。

他下電車，走進第一間咖啡店。他坐下來，沉思着這樁重要的大事。

塞魯日烏——百靈西拔——旋輪手槍——

但是報子怎樣會記載得這樣快呢？他們怎麼會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寫了百萬的小字呢？

每隻桌上的人都將報子弄得刷刷地發響。人人都在讀着報子。沒戴帽子的人在街上跑着，嚷着：

“報子！喂，報子！亦給我一份呀！”

報頁刷刷的聲音漸漸不生動下來，一個在臺球桌邊的人對他的玩伴說：

“我們繼續吧。”

報頁的刷刷聲愈來愈不生動，隣桌上一位上流婦人放下她的報子說：

“是啦，我曾做過，愛蕾媽嬌嬌完全不歡喜這種事——”
一個嚷聲響出：

“中央，第二桌，深褐色打過的乳酪！”

店主拿開他的夾鼻眼鏡，急忙忙地疾跑近噴泉去。

“不，我底小寶貝，你不可以這樣做，”他對一個女孩子說，聲調被遏抑的怒氣所咽住。“別的小乖乖亦要看金魚呀。”

他很想站起來，解釋給他們聽，驚動他們：

“女士先生們，這不是日常的小事呀！女士先生們，皇子的被刺是劃歷史的——這事要在學校裏做教授的材料，要成為攷試的題目，不曉得這事的孩子就不及格呀！”

“喂，伙計，你叫這種東西做‘溫’嗎？爲什麼，它會燙嘴呢？喂，老板！經理！請你過來一刻兒。我只想問問你，倘若你們叫這做‘溫’，那末熱是怎樣的呀？”

店主離開噴泉，很快走近那個憤憤的顧客。他吩咐侍者拿些冷牛乳來，担保那位憤憤的紳士說那個侍者不是一個正經人。這是例外。他從來沒雇過這樣魯莽的人，但是——安息日——又在夏天，我底天哪——這種事情才會發生哇

——但是，先生，你以為塞魯日烏的暗殺案怎樣；自然嘍，我常常說那些無政府主義者——

“我睇它作甚？我一點都沒趣味。安息日下午五點鐘，唯一使我覺得趣味的只是一杯暖暖的咖啡。兩片咖啡餅，一片黃的，一片褐色的。這事到今天夜裏我在床上才來讀，現在我不願意受煩擾。整星期中我們被騷擾已穀了呀。”

“但是這事打擊我們的生意。警方說，我們不可以奏樂。音樂從九點鐘奏起，這是我這間店的一個門面呀。倘若我這裏不可以奏樂，倒不如叫我關店哩。你想這事的結局會很嚴重嗎？”

“你什麼意思，嚴重的結局？我所看得到唯一嚴重的結局只是熱燙燙的咖啡呀——這事很有點遺恨，但是在一個安息日的下午，恰巧又在我想喝一杯咖啡的時候——”

“你想明天他們肯讓吉卜賽人奏樂嗎？”

“我那能曉得？倘若公安局長要拍拍上司官的馬屁，禁止的命令亦許會延長一兩禮拜。”

“一兩禮拜呀！你的意見是一兩禮拜嗎？我底天啊，我所需要的完了！無論如何生意在夏天總是壞點，現在又有了這個禁令——我一定虧本倒店，我支持不下去。”

每隻桌邊的人們漸漸將這事牽連到他們逐日的生活上

去。

“你想到密霞去嗎？生意的旅行嗎？哼，自然嘍，你想火車不會因為暗殺案而停止嗎？”

“我要改變一些兒。我將弄些黑色的花痕上去，上面加一個標題說：在塞魯日烏極可羞地被罪犯所暗殺的人。”

人們照着他們平常談事的習慣，很輕率地，很淺薄地將這樁大事牽連到他們的身上去。但是這並不是他所希望的。他以為公衆的意見會像炸彈一樣爆裂，他以為他們會忽然放鬆——對嘍——但是，他以為“放鬆着”這三字是什麼意思呢？他怎麼想起他們會這樣做呢？究竟那是那一種表示呢？好像他還發熱似的。

他站起身，慢慢地離開咖啡店。不一刻那輛極擁擠的電車就載着他飛跑到克斯拔斯特去了。

他悶悶地，失望地蹲在車子的一角裏。某種事情弄錯了。某種事情失敗了。某種東西還沒出來。某種東西“冰凍”了——對嘍，就是這個，這個名詞特別地表出他這次的出遊啦。他覺得喉嚨裏有點不舒適，這個亦來了！他受欺騙。怎樣欺騙啦？誰騙他呢？難道他以為皇子和他的妻子悲慘的命運會解決他的生活問題嗎？為什麼他將自己的命運跟皇子的牽做一團呢？他不能理解。